

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的尷尬

沈懷興

河南師範大學中文系

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的開展，從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批評美帝、雙減、生救、匪特、抗援運動、建網工作等所謂不規範詞語算起，至今已半個世紀了。回顧這半個世紀的工作，筆者在《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的現狀與未來》¹中總結說，過去50年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的基本情況是：（一）理論研究嚴重滯後。（二）工作思路十分混亂。（三）成績少，問題多。

其中（三）有必要說得具體一些。該項目研究證明，過去50年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成績少，問題多，主要表現在：1.「等義詞」規範化工作其實是一場本不該發生的特大誤會，因為語言中土生土長的等義詞很少很少。2.批評濫用方言詞如同火上澆油，因為批評者從來沒有客觀地調查、分析、研究語言社會方言使用心理及規律。3.批評濫用文言詞前期看似收效不小，但近年文言詞的濫用又有所增加。4.外來詞規範化工作成績最差，因為我們對外來詞的研究至今未能入關。5.生造詞批評十錯五六，因為批評者大多數都只是跟著感覺走。6.簡縮詞批評多欠公允，因為批評者們從來不考察簡縮詞的發生學依據。7.批評詞語搭配不當兼屬語法規範範疇，而被批評者或站在詞彙角度大喊「還我自由用詞的權利」！或站在語法角度聲言「扭斷語法的脖子」！所以儘管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受大眾歡迎，但客觀地說，是批評詞語搭配不當使民眾最有情緒。8.編彙出版了一部「包打天下」的詞典——《現代漢語詞典》。這是過去50年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中唯一可以稱道的成果，儘管它還存在著不少極待改進的地方（如「離合詞」問題等）。

受認識的局限，十年前，筆者對「正統」的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研究是比較投入的，還發表了幾篇專論，如〈怎樣辨識生造詞〉（《語文建設》1990年第5期）、〈試探生造詞產生的原因〉（《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等。後來看到一份材料，說被某

1 省教育委員會科學研究計劃項目。項目批准號為：98SJB740004。

語言學家批評的某作家自稱是「秀才遇著兵」，深有感觸，於是對「正統」的漢語規範化工作開始反思，遂發表〈漢語規範化求疵〉（《語文建設》1992年第11期），認為過去40年漢語規範化工作問題不少，首要原因在其規定主義工作作風。後來又發表了不少反思性文章，主要從方法論角度分別就不同現象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研究，試圖指出問題癥結之所在，同時也試著開點「藥方」。但這一切努力，今天看來都仍然是低層次的，甚至是於事無補的。

今天看來，過去半個世紀漢語規範化工作，尤其詞彙規範化工作所以落到了今天這種舉步維艱的地步，根本原因在其錯誤的語言觀。語言觀制約著方法論，不言而喻，目前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尤其詞彙規範化工作的尷尬與向所遵從的極其片面的方法論當然也有直接關係。不過，下文希望主要就語言觀角度討論問題。

語言是甚麼？這個問題一直是語言學研究的出發點。過去50年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所以始終循著規定主義的道路折騰，根本原因在於我們迷信「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並堅持片面理解這一理論。共時地看，說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並不是絕無道理：說話人用語言材料組織話語表達其思想情感，受話人通過說話人的話語了解其思想感情，沒有語言材料，話語成品難以產生，言語交際無法進行，就像沒有顏料畫不出山水畫而無法示其美一樣。然而，顏料是顏料，山水畫是山水畫；說山水畫展示美是對的，說顏料展示美就不對了，儘管山水畫是用顏料畫成的。同理，語言材料是語言材料，話語成品是話語成品；說話語成品是交際雙方互相溝通思想感情的工具可以，說語言材料是交際雙方互相溝通思想感情的工具，就犯了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儘管話語成品是語言材料組織而成的。須知：這「組織」二字原是融進了說話人的創造性勞動的。此前規定主義的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尤其規定主義的詞彙規範化工作實際上見物不見人，完全忽視了說話人的創造性勞動，這也許就是它不受歡迎的一大原因吧。

也許會有人說，誰不知道人們溝通思想感情直接靠的是話語？照我們的理解，「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中的「語言」實指話語，然則話語不需要以規範的形式來表達確定的內容嗎？這話現在可能很少有人說，因為現代學者一般把「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中的「語言」理解為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但估計這種認識不久就會成為過去。那麼，把「語言」理解為「話語」是否就沒有問題了呢？實際上，此前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中理解「話語」也十分片面，亦即只立足聽者或讀者判斷話語規範與否，很少立足說寫者具體分析話語「失範」的必然性。在這裏，交際雙方實際上就只剩下聽者或讀者一方了。說到底，這不過是「無我文化」的產兒罷了。

當然，即使只站在聽者或讀者一方的角度上說話，要求話語規範表達也是必要的。問題是對這「規範表達」怎樣理解、怎樣執行，也還應當有個客觀標準。考察過去半個世

紀的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所缺乏的正是這樣的客觀標準。不少時候，語言批評者儘管口頭兒上站在聽者或讀者一邊判斷某一語用現象是否規範，而實際上並不具體考察相應的語境。他們只管跟著感覺走，把自己的認識強加到聽者或讀者頭上，這便是專制文化的遺風了。的確，專制文化的遺風在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刮得猛烈，也不是與此前缺乏辨證的語言觀一點兒關係也沒有。這裏只舉一個例子。一部發行量很大的高等院校文教教材《現代漢語》，幾經修訂，批評啼叫、流光、熟巧、巧雲等四個詞「都是生造詞，是詞彙中的贅疣，是應該從語言中清除出去的」。而事實是怎樣的呢？筆者於《漢語規範化求疵》（《語文建設》1992年第11期）中對它們做了具體考察，證明它們或為規範詞典收釋的常用詞，或為《辭源》《辭海》收釋的文言詞，或為北方話裏流行較廣的常用詞，它們無一是批評者所說的「實在使人難以理解」的生造詞。到1997年7月，該教材又出增訂二版，把它們全部換了，讓宿望、擠站、白麗、彪健等四個詞來「頂罪」。可是，這四個詞到底是不是「含義模糊」的生造詞呢？為了能夠較好地說明問題，現將其例句抄錄如下：

(1) 當技術工人的宿望，自砸鍋了。

(2) 作5路汽車的人特別多，每次坐這趟車，都讓人擠站得難受。

(3) 小芹的臉是那麼白麗、潔淨，長長的睫毛烏黑閃亮。

(4) 這個彪健、英武的小伙子就像銅打鐵鑄一般，在他的生命裏從沒有過「疲勞」二字。²

教材認定它們「意義含混，不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實際是生造詞，是詞彙規範化的對象」。怎樣「規範」呢？教材說：「例(1)『宿望』是生造的，應改用『宿願』。例(2)『擠站』是『擠』和『站』兩動詞生硬湊成的，應刪去一個。例(3)『白麗』想是『白淨』和『美麗』兩形容詞的生硬湊和，不如就用這兩形容詞，把下文的『潔淨』去掉。例(4)『彪健』也是生造的，應改為『壯健』。」

看，教材要「規範」掉它們，又是借口它們「不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又是借口它們「實際是生造詞」。而事實是怎樣的呢？例(1)「宿望」，《漢語大詞典》卷三第1525頁左立為詞目，列出兩個義項，共舉了六條書證，儘管所釋詞義不同於上引例句中的詞義，但是可證明它不是今人生造詞。然而，批評者連翻翻詞典這樣的最簡單而最必要的工作都沒有做，就貿然說它「是生造的」！例(2)中的「擠站」被判為「『擠』和『站』兩動詞生硬湊成的」生造詞，說是「應刪去一個」。那就先照批評者的意見試試看。先試刪去「擠」吧，似乎不行。因為不擠的話，即使有那麼三兩個人沒有座位而站在車廂走廊裏，也算不上「人特別多」。現代城市的公共汽車上，乘客沒位子坐的並不罕見，特別是客流高峰期。那麼刪去

2 見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增訂二版上冊第325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

「站」呢？則顯然不行。因為即使位子坐得滿滿的，顯得擠一點，但只要不站著，總比人家站著的好一些，也說不上「難受」。看來，只有「擠站」合用，才能恰到好處地同時照應前面的「人特別多」和後面的「難受」。例(3)中的「白麗」，其含義十分明確，連斥其「意義含混」的批評者也想到是「白淨、美麗」的意思。既然如此，又為甚麼不允許這樣說呢？並且，原文中「白」是明其(小芹)色，「麗」是狀其貌，「潔淨」是繪其形，如此描寫，不多用一字，便可淋漓盡致。而如果像教材中的改定文，並未省隻字，又怎麼能產生出這樣的表達效果呢？例(4)中的「彪健」也被說成「是生造的」，說是應該改為「壯健」，這也可算是好跟給醫瞎啦！彪，《現代漢語詞典》：「小老虎，比喻身裁高大。」然則「彪健」就是「高大壯健」。如果依照教材把「彪健」改為「壯健」，原文中要表達的「高大」義就被砍掉了。須知：身高八尺的武松可謂高大壯健——彪健，而五短身裁的王矮虎只能說「壯健」，不能說「高大壯健」，然則原文經批評者這麼一砍，不料把個活武松砍作個死王英(王矮虎)啦！這種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詞彙規範化工作做得多了，「廣大群眾」誰還歡迎？

上面這個例子，取自四次修訂、兩次增訂、發行總量多達數百萬套且至今仍在使用的《現代漢語》教材。一般說來，教材中講授知識最重穩妥，這部教材講其他知識時也多是這樣做的，卻偏偏在講詞彙規範化時跌了這麼一跤：數版中共舉出八個「生造詞」加以批評，竟無一個舉得對，批得有理，這決不是偶然的。至於非教材領域裏的詞彙規範化工作，其成績同樣不容樂觀。

現在，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工作已基本陷於僵局。所以至此，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在筆者看來，關鍵還是在語言觀問題，或者說，我們壓根兒就沒有弄清楚語言是甚麼。

語言是甚麼？歷時地看，簡言之語言是孩子的身影，人與生活世界的互動作用是孩子的身體。孩子的身影隨著孩子的長大而變大，所以研究語言本體必須注意考察「孩子的成長」——人與生活世界互動力的發展變化。共時地看，語言是象棋。詞彙是一方的16個棋子，語法是馬走日字象走田、砲是隔山打、車是一條線、小卒一去不回還等規則。語言使用如同下象棋，棋局的千差萬別和著法的千變萬化，就像語境的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我們可以評論下棋，但是不能脫離具體的棋局和著法，不能不看對局雙方心態、思路等實際情況。同理，我們也可以評論每一種語用現象，但是不能脫離具體語境，不能不考察語言使用者的語用心態、整體思路和具體表現。搞漢語規範化，尤其搞詞彙規範化，不僅專制文化的遺風必須肅清，而且無我文化的迷信也必須破除。